

肯尼迪总统发表的电视演讲（1962年10月22日）

白宫就古巴继续装配导弹发表的声明（1962年10月26日）

赫鲁晓夫主席致肯尼迪总统的第二封信（1962年10月26日）

肯尼迪总统致赫鲁晓夫主席的复函（1962年10月27日）

白宫声明（1962年10月27日）

赫鲁晓夫主席致肯尼迪总统（1962年10月28日）

肯尼迪总统收到赫鲁晓夫主席来函后的声明（1962年10月28日）

肯尼迪总统致赫鲁晓夫主席的函件（1962年10月28日）

Robert F. Kennedy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十三天

肯尼迪总统就古巴问题的讲话（1962年11月2日）

（美）罗伯特·肯尼迪 著
贾令仪 贾文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RTEEN
DAYS

THIRTEEN
DAYS

Robert F. Kennedy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十三天

(美) 罗伯特·肯尼迪 著
贾令仪 贾文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0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美)肯尼迪(Kennedy, R. F.)著;贾令仪,贾文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301-26734-9

I. ①十… II. ①肯… ②贾… ③贾… III. ①加勒比海危机(1962) IV. ①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1047号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y Robert F. Kennedy

Copyright © 1971, 1969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Copyright © 1968 by McCall Corporation

Foreword copyright © 1999 by Arthur Schlesinger, J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
Shisan Tian
著作责任者 (美)罗伯特·肯尼迪 著 贾令仪 贾文渊 译
责任编辑 柯 恒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73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96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言

如今,冷战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顾往事,我们可以断言,在1962年10月那十三个日日夜夜,世界曾处于核大战爆发的边缘。两个掌握着大量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剑拔弩张,相互挑战,一轮轮对峙升级最终极有可能酿成大灾难。世界究竟是如何幸免湮灭的?这正是本书的主题。罗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人类历史上那个无比危险的时刻,描述了当时决策者们的情绪变化和运用的计谋策略。本书风格精炼准确,引人瞩目,发人深思,已然成为一种凝炼文风的经典。

1992年1月,我赴哈瓦那出席了一次回顾那场导弹危机的会议,这才充分领悟到当时的形势多么岌岌可危。布朗大学的詹姆斯·G.布莱特有个创意,要将当

时双方的死对头与学者们召集在一起,通过向这些人询问,来丰富历史记录。关于那场导弹危机举行过一系列会议,哈瓦那会议是其中的第五次。起初,会议完全由美国人参加,后来邀请了俄国人出席。古巴人抱怨称,人人称之为古巴导弹危机,但谁也没有问过他们当时的作为,于是,便有了那次哈瓦那会议,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议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我前往哈瓦那时,心里一直认为,我们当时的危机报道过于夸大其辞了。毕竟,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充分意识到,美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在传统上占优势,更占有整体上的核优势。赫鲁晓夫是个有理智的人,绝对不可能发动一场无异于自杀的战争。开战未必理性。但我这个得意的看法在会议上彻底扭转了。

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在那十三天中曾驻扎在古巴,他描述了苏联在古巴的军事部署情况。那是个最引人瞩目的时刻。他说,当时在那个岛国驻扎的苏联军队总数达4.3万人——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估计只有1万人——而且苏联部队装备着核弹头(中央情报局从来

没有确认过核弹头是否真正运抵古巴)。其中,包括可用于短程导弹的核弹头,也包括可由远程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华盛顿的官员做梦也没想过,苏联部队有可能装备着战术核武器)。最惊人的情况是:苏联的战地指挥官曾得到授权,万一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系发生中断,可自行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美国入侵。

最后披露的这个事实让与会的美国人深感惊恐。在会场上,我坐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旁边,他听了这话,几乎从椅子上滑出去摔到地板上。在那场危机发生时,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当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赞成入侵古巴(不过,麦克纳马拉不赞成)。后来,麦克纳马拉说,假如当时他们的建议得到采纳,核战争就会在古巴滩头阵地上爆发,到头来必然酿成全球性的大毁灭。

我们美国人究竟是怎样让自己和全世界陷入如此困境的?1962年时,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已经成为美国认定的敌国。在此两年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曾雇

用黑手党去刺杀卡斯特罗,并开始培训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放者,让他们准备反攻其祖国。肯尼迪政府沿袭了这个活动,导致了猪湾事件。那次拙劣的活动以失败告终后,肯尼迪政府发起由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骚扰破坏活动,称做“猫鼬计划”。哈瓦那和莫斯科都认为,这个计划是美军入侵的前奏,这一猜想不无道理。

卡斯特罗转而投靠苏联同样不无道理。他希望,凭借公开宣布与苏联结盟并借助苏联的常规军事援助,可以遏制美国入侵古巴。他并未要求也不想古巴部署核导弹。那是赫鲁晓夫的主意。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卡斯特罗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曾一再发生争论。我们的争论非常激烈。但是,菲德尔最终同意了意见。”

卡斯特罗接受核导弹十分不情愿,他后来说:“那并不是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国防,主要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¹后来,在导弹已经运抵后,他要求赫鲁晓夫公布这事。“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难道连这么做的权利都没有?”毕竟根据国际法,苏

联完全有权向古巴运送导弹，古巴也完全有权接受。“我警告尼基塔说，偷偷摸摸地干，反而让帝国主义掌握了把柄。”²

赫鲁晓夫并未听从卡斯特罗的忠告，这对帝国主义者反倒是件幸事。假如他听从了，要想迫使他将导弹运出古巴就难上加难。赫鲁晓夫鬼鬼祟祟采取行动，反而正中肯尼迪的下怀。

今天，那场导弹危机的历史内幕早已大量披露出来。《肯尼迪的录音：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白宫内幕》（*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欧内斯特·R. 梅、菲利普·D. 泽利科和几位编辑编纂，1997年出版）逐字记录了美国政府内部当时的讨论情况。亚历山大·弗森科和蒂莫西·纳夫塔里1997年出版的《魔鬼的博弈：赫鲁晓夫、卡斯特罗与肯尼迪，1958—1964》（“*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引用了苏联此前的保密文件。詹姆斯·G. 布莱特写过几本“口述

关键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危机边缘：美苏重审古巴导弹危机》（*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与戴维·A. 韦尔奇合著，1990年出版）和《危机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解体》（*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与布鲁斯·J. 阿林和戴维·A. 韦尔奇合著，1993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内容包括了美国、苏联和古巴这三个国家参与者们的证词。

数量众多的新证据为罗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提供了支持和佐证。肯尼迪总统决心将核导弹从古巴清除出去。肯尼迪清楚，美国若默许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将会让苏联认为，可以在美国利害攸关的美洲心脏地区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或许不会打乱战略平衡，但肯定会颠覆政治平衡，在世界权力平衡中产生深远的不稳定效果，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的冲击将尤其强烈，成为笼罩在任何总统心头的阴影。

罗伯特·肯尼迪在他的《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

忆录》中强调指出,他哥哥约翰·肯尼迪下定决心,要以和平方式清除古巴的核导弹。有一种说法称,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一门心思”要对付卡斯特罗,试图消灭他。假如真是这样,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本来是个天赐良机,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借口,入侵古巴,一举摧毁卡斯特罗政权。然而,罗伯特·肯尼迪牵头反对军事干预,约翰·肯尼迪做出决定,不采取军事干预,不过仍有些不情愿。

肯尼迪总统的意图,是通过海上“隔离”古巴,阻止进一步运送导弹,并通过外交手段消除已经运抵古巴的导弹。英国军事分析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理论是肯尼迪总统的谈判信条:

尽可能保持强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拿出无限的耐心。绝对不把对手逼入死路,永远要帮对手挽回颜面。设身处地为对手着想,便能从他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像魔鬼一样自以为是,因为这比任何态度更盲目。³

在美方的整个讨论期间,肯尼迪都向当时称作执行

委员会的顾问们提出要求,要他们从赫鲁晓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思考,俄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顾问们曾鼓励他对古巴导弹基地实施空中突袭,肯尼迪评论说,我们的盟国会认为这是“美国的一次疯狂行动”。他并不认为赫鲁晓夫会发动一场自己必输无疑的核战争。他追求让对手尽可能体面地撤退。

但是肯尼迪总统表现出的担忧引人瞩目,他唯恐发生估计失误、意外变故、考虑不周、一时冲动等失控的情况,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就像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中那位里珀将军犯的错误。肯尼迪读过《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一书,颇受裨益,作者芭芭拉·塔奇曼在书中讲述了欧洲国家是如何不由自主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此,肯尼迪采取极大的谨慎态度,不顾军方迫不及待参战的情绪,严格管束美国军队。

对军方的异议,肯尼迪不为所动。猪湾入侵失败后,总统不再信赖参谋长联席会议。他曾对担任记者的朋友本·布雷德利说:“对我的继任者,我的头一条忠告

就是：留心那帮将军，不能因为他们是军人，就以为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意见有任何价值。”⁴ 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一再婉言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好战建议。他说：“这帮军队高官，他们只掌握着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假如我们……按他们的意见办事，到头来谁也不能活着指出他们错了。”⁵

肯尼迪并不知道，苏联的战术核武器已经就位，专等美国入侵者踏入陷阱，但他害怕冲突升级会导致可怕的不确定性。一旦启动了冲突，便会螺旋般升级，谁知道该如何收场呢？因此，尽管执行委员会赞成搞空中偷袭，但总统表示反对。他准备了几种预案，假如双边会谈受阻，就请联合国出面调停。事件发生初期，他便看出，可以从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作为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的交换筹码。

他还派罗伯特·肯尼迪秘密拜访苏联大使安纳托里·多勃雷宁，安排这桩交易。他的大多数顾问都反对搞这项交易。《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仅仅轻描淡写提到这段插曲。总统和他弟弟都认为，保密是必

要的,以免这桩交易披露后激怒北约盟国,也激怒国内的强硬派。直到后来我接触到罗伯特·肯尼迪的相关文件,并在1978年出版《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这桩秘密交易才为世人所知。

赫鲁晓夫手下的赌徒打出一手牌,引发了这场危机,结果证明,赫鲁晓夫在解决危机过程中是个合作伙伴。美国军方反对不入侵古巴的决定,苏联军方则反对撤出导弹的决定。赫鲁晓夫问他的军队高官,不从古巴撤出导弹,能否保证不引发核战争,军官们望着他,“仿佛我神经失常了,更糟糕的是,仿佛我成了个叛徒。我心里暗自骂道:‘让这帮疯子见鬼去!’”赫鲁晓夫对《星期六评论》的记者诺曼·卡森斯如是说。卡森斯曾充当过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非正式特使。⁶

近来的研究证实,罗伯特·肯尼迪在《十三天》中对他哥哥约翰·肯尼迪的描述是准确的:肯尼迪总统是一位异常冷静、深思熟虑、从不发火、泰然自若的领导人,他完全清楚做出决定的意义,提问题一针见血,做判

断明确坚定,永远掌握着领导权,指挥他的顾问们按他制定的方向讨论问题。冷战史的权威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写道:

如今,我们仅仅刚开始理解肯尼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肯尼迪绝对没有低估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性,他对走向核战的种种危险有着敏锐的直觉。他绝不反对和解方案,而且比任何政府成员都更强烈地寻求一种和解方案。他绝不仅仅依赖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关键时刻,总是绕开这个委员会,也许仅仅视之为取得共识的工具,而不是决策工具。他绝不为维护自己的坚定形象而陷国家和世界于危险之中,如果有必要,他情愿公开退却,不顾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形象因此受多大的危害。总之,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有勇气的新形象,但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很多人对这种勇气并不认同。⁷

假如苏联导弹继续留在古巴,那么20世纪60年代便是个最危险的年代。然而,在肯尼迪在世和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过和平演讲,双方

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设立了“热线”电话——双方朝缓和紧张关系的方向稳步迈进。

1963年春天，肯尼迪曾对诺曼·卡森斯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先生和我在各自的政府中，政治地位大体相同。从走向缓和的每一步中都能看出，他想防止发生核战争，但受到强硬派施加的重压。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苏联的强硬派和美国的强硬派，可谓不相上下。”⁸

两位领导人都深深意识到，核战是个毁灭的深渊，他们便认定，绝对不能再让世界蒙受这样的危机。导弹危机过后一年多，肯尼迪便探索与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让肯尼迪一心要除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传言不攻自破。

1962年11月，对那十三天的危机还记忆犹新，罗伯特·肯尼迪便开始自己写一部备忘录。他说：“当时参与所有那些讨论的人有十到十二位，大家都既聪明又精力充沛。他们也许是全国最有才能的人物。假如其中

五六个人中有一位是总统，世界很可能会陷入毁灭性的战争。”⁹

世界侥幸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毁灭。

小阿瑟·施莱辛格

1999年4月

-
1. N.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1974), 511.
 2. Arthur Schlesinger, Jr., "Four Days with Fidel: A Havana Diar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March 1992.
 3. John F. Kennedy, review of *Deterrent or Defense* by B. H. Liddell Hart, *Saturday Review*, 3 September 1960. (The quote is from Liddell Hart.)
 4. Arthur Schlesinger, Jr., Foreword to Pierre Salinger, *John F. Kennedy: Commander in Chief* (New York, 1997), vii-viii.
 5. Kenneth O'Donnell and David F. Powers, "Johnny, We Hardly Knew Ye" (Boston, 1974), 318.
 6. Norman Cousins, editorial, *Saturday Review*, 10 October 1977, quoted in James G. Blight, Bruce J. Allyn, and David A. Welch,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1993), 359.
 7.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1997), 272.
 8. Norman Cousins, *The Improbable Triumvirate* (New York, 1972), 114.
 9. Robert F. Kennedy, memorandum, 30 November 1962, Arthur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Boston, 1978), 525.

目录 | Contents

序言(小阿瑟·施莱辛格)	1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	1
“总统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	10
“大多数成员的意见……赞成搞封锁……”	19
“如今要由一个人来决策了。”	23
“美洲国家组织的重要会议……”	32
“我与多勃雷宁会晤……”	39
“危险远没有过去。”	47
“几乎每天都要与赫鲁晓夫联系。”	53
“应该预料到,入侵会产生非常大的伤亡。”	58
“这将意味着战争。”	65
“在内阁会议室中熬过的几个钟头……”	72
“总统向执行委员会下令……”	76